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六

後漢書

宋宣城太守順陽范曄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列傳

黨錮傳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未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

則強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
有足求者霸德旣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難弱
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
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
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
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
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
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今行私庭權移匹庶
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
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

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於篡國忠義之流
耻見纓緋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
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
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
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
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蠹吾侯受
學於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
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
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後汝南大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
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
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
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
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
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
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
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

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
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
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諄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
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
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
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
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
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
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
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

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
曰三君次日曰八俊次日曰八顧次日曰八及次日曰八厨猶
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
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
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
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
者也張儉岑晁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
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
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
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

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
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
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爲八
顧朱楷田槃踈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爲八及
刻石立墀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
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
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
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
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
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

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
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未昌太守曹
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
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
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
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
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
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
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
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
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
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
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
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
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平篇

李膺范滂

論曰李膺振振汗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
素行以耻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執使天下之士奮迅
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于子伏
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張儉

論曰昔魏齊違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而張儉見怒時王顛沛假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爲之主至乃損城委爵破族屠身蓋數十百所豈不賢哉然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壅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

郭太

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於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沉阻難徵故深厚之性詭於情貌明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享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

竇武何進

論曰竇武何進藉元舅之資據輔政之權內倚太后臨朝之威外迎羣英乘風之執卒而事敗闔豎身死功頽爲世所悲豈智不足而權有餘乎傳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斯宋襄公所以敗于泓也

孔融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

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
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
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曲可以
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王秋霜比質可也

荀彧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
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言策崇明
王略以急國難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
仁爲己任期紓人於倉卒也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
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

以下道無求備智算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末斯理
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
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
者也方時運之屯邅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勢疆
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
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皇甫嵩朱雋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以上將之略受賑倉卒之時及
其功成師剋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
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故梁衍獻規山東

連盟而舍格天之大事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
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甚乎前
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
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
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歛策而已不有焉蓋功
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
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
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斯亦行身之
要與

董卓

論曰董卓初以虓鬪爲情因遭崩剝之勢故得蹈藉
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剗肝斷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
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焉
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
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不仁甚矣

劉虞公孫瓚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
厲行飭身卓然不群者或未聞焉劉虞守道慕名以
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漢之賢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
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繕兵昭武以臨羣

雄之際舍諸天運微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
袁紹劉表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
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
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狼剛
而不和悞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
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出
之於人也

劉焉

論曰劉焉覩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庶乎見幾而作
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則僭奢之情用固亦恒
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圖尚可與歲
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所謂羊質虎皮見豺
則恐吁哉

袁術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
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疆力廣謀不能
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曰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
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稱歸將安所容哉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
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
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
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
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以馬
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
事其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
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
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
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

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
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丞以謠
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
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
興之美蓋未書焉自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
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
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斯皆可以
感物而行化也邊鳳延篤先後爲京兆尹時人以輩
前世張趙又王渙任峻之爲洛陽令明發姦伏吏端
禁止然道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

集殊聞顯迹以爲循吏篇云

酷吏傳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
桀健者則雄張閭里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故臨民
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肆情剛烈成其
不撓之威違衆用已表其難測之智至於重文橫入
爲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積骸滿穽漂
血十里致溫舒有虎冠之火延年受屠伯之名豈虛
也哉若其揣控強執摧勒公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
爲壯也自中興以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

前世省矣而閹人親婭侵虐天下至使陽球磔王甫
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此之類雖厭快衆憤亦云
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

酷吏傳二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
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
能以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之致刺深之吏以
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謂酷
能者蓋有聞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
威譽誼莽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

君蚩黃霸之術密人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朦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臧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恩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乎

宦者傳二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閣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釁起宦

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管之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本鑒其敝卽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瞽視聽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旣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斯忠賢所以智屈杜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

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儒林傳二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羸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傳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

固焉又雄所謂詭詭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亂正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容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闕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執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剥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

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文苑傳

贊曰情志旣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彫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獨行傳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旣云

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爲否異適矣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捍於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爲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方術傳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

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戾之部鈴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贖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擬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矻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

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
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
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
世張衡乃陰陽之宗郎顛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
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
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樊英傳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
舍時有未純於刺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
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

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
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
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
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
時或垂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及其陶縉紳藻心性
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垂之數跡乎而或
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
華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
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
有言曰以夏蠻夷不聞蠻夷於夏况有未濟者乎

方術傳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
遷訛實乖玄奧

逸民傳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
以堯稱則天不屈頽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
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
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
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庇物
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吠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

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
賔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
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
蠅蚩囂埃之中自致窳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
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
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
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
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
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

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高鳳

論曰先大夫宣侯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爲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耻聞禪讓孤竹長飢羞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凌青雲之上身晦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

列女傳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爲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嬖李姬各附家傳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東夷總論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耳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南蠻西南夷

論曰漢自征代戎夷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海經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斲之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

物沈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
其寶燿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軫積於內府夷歌巴舞
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
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
涉荆交之區布獲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
筭簿於羗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爲
劣焉故關守朮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西羗

論曰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
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
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
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
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
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西域

論曰西域風上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
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
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
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
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羸金而賜龜綬後

服則繫頭頽而鬣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涇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

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閑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齊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赦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竒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

大道通矣

南匈奴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衆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
窘平城之圍太宗政隣刑措不雪憤辱之耻逮孝武
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侯列郊甸
火通甘泉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至於窮竭武力
單用天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
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
因爲邊衛罷關徼之徼息兵民之勞龍駕帝服鳴鍾
傳鼓於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

蹤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
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
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
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
沙塞之外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
邊屯之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
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帝方厭兵間修文政未之
許也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
北狄之衝奉蕃稱臣未爲外扞天子總攬群策和而
納焉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

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綬
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
讐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
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
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
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竒數異道同會究掩其窟穴
躡北追奔三千餘里遂破龍祠焚薊幕阬十角梛闕
氏銘功封石倡呼而還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
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執及其虛曠還南
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
戎竊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笑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
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
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
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弃蔑天公坐樹大
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
一其爲疢毒胡可單言降及後世旣爲常俗終於吞
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之
源百世不磨矣

烏桓鮮卑

論曰四夷之暴其執互疆矣匈奴熾於隆漢西羗猛

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鬼驍猛盡有單于
之地躡頰凶桀公據遼西之士其陵跨國中結患生
人者靡世而寧焉然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
僅得中下將天之真數以至於是乎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七

三國志

晉著 卽治書侍御史安漢陳壽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魏書

武帝

評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眎四州疆
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擊申商之法術該
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美不念舊
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
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文帝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疆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三少帝

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空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下王上僭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同尚辭蓋亦文帝之風流

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斑寵有加焉

后妃傳二

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爲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爲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傳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袁紹劉表

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膺楊河朔
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
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蹙社稷傾覆
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
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呂布張邈臧洪傳

評曰呂布有虢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
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
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
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
遂洪以兵弱敵疆烈志不立惜哉

公孫瓚公孫度陶謙張楊張繡張魯傳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
以載凶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
於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
燕繡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祀則於彼爲愈
焉

諸夏侯曹傳

評曰夏侯曹氏世爲婚姻故惇淵仁洪休尚真等並
以親舊肺腑貴重於時左右勲業咸有效勞爽德薄

卷之七
位尊沈溺盈溢此固大易所著道家所忌也玄以規
格局度世稱其名然與曹爽中外繾綣榮位如斯曾
未聞匡弼其非援致良才舉茲以論焉能免之乎

荀彧荀攸賈詡傳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
充其志也荀攸賈詡庶乎美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
平之亞歟

袁渙張範涼茂國淵田疇王脩邴原管寧傳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蓋是貢禹
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
能弟矣田疇抗節王脩忠禎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
尚確然不拔張璠胡昭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
焉

崔琰毛玠徐奕何夔邢顒鮑勛司馬芝傳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爲世名人毛玠清公
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
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旣
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鍾繇華歆王朗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

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程昱郭嘉董昭劉燁蔣濟劉放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燁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劉馥司馬朗梁習張既溫恢賈逵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任峻蘇則杜畿鄭渾倉慈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關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綸治體蓋有可觀焉

張遼樂進于禁張郃徐晃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處許褚典韋龐德龐清

閻溫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也龐德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

伏劔而誠感鄰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其此之謂歟

武文世王公

評曰魏氏王公旣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爲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王粲衛顛劉廙劉劭傅嘏

卷之七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
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
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
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
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嘏用才達顯云

桓階陳羣陳矯徐宣衛臻盧毓

評曰桓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
流雅望泰弘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
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卽古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
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鑒清理咸不忝厥職

云

和洽常林楊俊杜襲趙儼裴潛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
杜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
世之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
矣哉

韓暨崔林高柔孫禮王觀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
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
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

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疚矣

辛毗楊阜高堂隆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滿寵田豫牽招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徐邈胡質王昶王基

評曰徐邈清尚弘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之彥士矣

王凌毋丘儉諸葛誕鄧艾鍾會

評曰王凌風節格尚毋丘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邪鄧艾矯然疆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咎敗旋至豈遠知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

也

方術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日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烏丸鮮卑東夷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

蜀書

紀傳

二牧劉焉劉璋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識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虜要天命不可妄與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先主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後主

評曰後主在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爲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二主后妃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諸葛亮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飭者

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
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
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簫之亞匹矣然連季動衆未
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爲世虎臣羽報效曹
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
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
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彊摯壯
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龐統法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
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美然不以德素稱也儼之
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許靖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秦宓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旣以篤厚爲稱又以人物爲意
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爲大較廊廟器也麋
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
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

謂一時之才士矣

董和劉巴馬良陳震董允呂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劉封彭萊廖立李嚴劉琰魏延楊儀

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萊廖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略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金咸貴重覽其舉措述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霍峻王連向朗張裔楊洪費詩

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膺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况庸后乎哉

杜微周羣杜瓊許慈孟光來敏尹默李譔護周

郤正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槩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博

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爲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爲世碩儒有董楊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多故著于篇

黃權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蔣琬費禕姜維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叢爾而可屢擾乎哉

鄧芝張翼宗預楊戲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云

吳書

傳

孫破虜討逆

評曰孫堅勇犖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
有忠壯之列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竒取異志陵
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
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吳主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竒英人之
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
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
豈所謂貽厥孫謀以宴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

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吳三嗣主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僭位不終必然之勢也
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與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
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
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
勝數是以群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
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爲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
德猶或矢誓衆臣予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
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

淫極侈宜鬻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
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
列傳

劉繇太史慈士燮

評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
里之士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
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
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妃嬪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
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
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爲心平一爲主者
然後克免斯累邪

宗室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况
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
榮者乎故詳著云

張昭顧雍諸葛瑾步騭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爲已

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間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杖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辭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脩志咸庶爲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張紘嚴峻程秉闕澤薛綜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爲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闕生一時儒林也至峻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爲吳良臣及坐纂蹈允有

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周瑜魯肅呂蒙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桀新盪荆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實竒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錄焉

程普黃蓋韓當蔣欽周泰陳武董襲甘寧凌統
潘璋丁奉徐盛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之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脩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構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虞翻陸績張溫駱統陸瑁吾粲朱據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開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陸遜陸抗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予旣竒遜之謀略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

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吳主五子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爲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霸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賀齊全琮呂岱鍾離牧周魴

評曰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緩靜邦域者也

岱清恪在公用魴諂略多竒鍾離牧蹈長者之規全琮有當世之才貴重於時然不檢奸子獲譏毀名云

潘濬陸凱陸胤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胤身繫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是儀吳綜徐詳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棟椽之佐乎

吳範劉惔趙達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美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

諸葛恪滕胤孫峻孫綝濮陽興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稠之有哉滕胤厲脩士操遵照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責必危之理也峻綝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彀之說誅夷其宐矣

王蕃懷玄賀邵韋曜華覈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爲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爲幸耳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七終

出戰其野

其自盡與幾忠

其之木其也

收皆無野

古物具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八

晉書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帝紀

宣帝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
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
王已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疆
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氣霧交飛宣
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續治武以稜威用人

足定仲達之品

可滌陳壽之譏為孔明生色矣

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許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闔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

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二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耻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

禍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况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景帝文帝

史臣曰世宗以獻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劔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啟南陽師摯之國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大

帝父狼子可敵孫五所謂天道好還

人者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武帝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濟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

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
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
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
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
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途
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
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
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
安難拔之慮故賈克凶豎懷姦志以雄權楊駿豺狼
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卑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
以威踈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
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
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
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
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
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
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而
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
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
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

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惠帝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通宵人褒姒共叔帶並與襄后與犬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赧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休咎方乎土梗以遂其情滌著之氣將闡淫龜之音罕記乃彰嗤笑用符顛隕豈

司馬懿與師
貽陰險狡詐
天生袁思
心所以報耳

通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獨擅於當今者歟物號忠良於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鏡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鬼武皇不知其子也

懷帝愍帝

史臣曰懷帝承亂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太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黿墜三山鯨吞九服獯入

金商穹居未央園顛盡什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徙我平陽主憂臣哭于何不臧

元帝明帝

史臣曰維揚作寓馮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疆藩之援商逢九亂堯止八音明皇負圖屬在茲日運龍韜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燎其餘燼有苦秋原去縑絰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闕鎮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惟敬道之害或曰興亡在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成帝康帝

史臣曰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怨庶情猶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垂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京華無敖庾之資宮室顛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駕不有晉文之師繫于苞乘且賴陶公之力古之侯服不幸臣家天子宣游則避宮北面聞諸遺策用為恒範顯宗於王導

之門歛衣前拜豈魯公受王之卑乎帝亦克儉于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穆帝哀帝海西公

史臣曰孝宗因繼抱之資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安之才啟之疆場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間然矣哀王寬惠可以爲君而鴻祀禳天用塵其德東海違許龍之駕屈放命之臣所謂柔弱勝剛疆得盡於天年者也

簡文帝武帝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儼神

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驤首濟沉川而能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闡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靜河海於旣泄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由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於時西踰劔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於時上天乃眷疆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

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
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
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途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干觴
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頽弛抑亦
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
符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安帝恭帝

史臣曰安帝卽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金傾
朝政主昏臣亂未有如斯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
心存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承釁勢踰
颺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
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
民詎燠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皇屋而歸來灑
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
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爲之流漣者也

志

天文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顓天地之情
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
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

自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
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
三王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
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
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嚳
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
代縣邈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
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
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
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
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
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爲史官著天文書以
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
極論以參住之行事及班固叙漢史馬遷續述天文
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
衆說以著于篇

地理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
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華而不墜傾河海
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睨嶠山而鑄勒覽會城

以爲翫時逢稽浸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
塗馭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干祀之餘當八堯
之禪先王棄梓罄宇來歸期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
不虞中州盡棄永嘉南度綸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
二焉

律歷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
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
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義和掌日三
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

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義和酒淫廢時亂日則書
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
至周室旣衰戰國橫鶩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
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
火猶西流而怪螫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
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
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說褒貶糾黜司歷失閏
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於
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
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

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歷
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
課中星得度以考踈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
之月爲律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踈闊至元和二
年復用四分歷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
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踈而不可用也是以
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
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
唐帝協日正時允罄首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
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
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歷初臣
以爲昔在往代則法日顓頊曩自軒轅則歷日黃帝
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
初歷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歷臣之所建景初歷
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
雖復使研乘心筭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
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
金臣如此之妙也

禮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乃聖垂範

以爲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爲國爲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大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

孔子自衛反魯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墮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菴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䟽壁流而延冠帶啟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禮樂恒委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豈當世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批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

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祖生魚陶樽玄酒非摺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携縑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茅不剪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徹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劔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温居揆政由已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

樂

夫人受天地之靈蘊清和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聽鳴鳥於樊衢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觀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

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

職官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
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前書詳之其以尚矣
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爲
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冥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
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
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凡
厥樞會仰承君命摠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

職二公弘化成樹司存各題標準十苟非其道入弗虛
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嬴舊
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旣獲
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
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渡遼凌江輕
車強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
當塗得志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
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
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
世祖武皇帝卽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

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顛
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世所謂八公
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
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
其道或空乘以獻其術或操版以啟其心臥龍飛鴻
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
又昭彰者焉宣王旣誅曹爽政由已出網羅英俊以
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
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啟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
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飲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
乘茲奮翼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
泰始盡於太康喬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大興訖於建
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拊龍言天工人
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蒞事惟能者也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皇帝皐衣纁裳
放勛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舍寅丑之建玄戈玉刃
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
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綵頰丹班次
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

兼鞞珮衡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愈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鞞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爲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彩見秋蓬孤轉杓觴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鳥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低首周

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範賓入異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鈞膺儻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代憲度淪亡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翫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影鷩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阜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及凝脂布網

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爲帝軫除棄六冕以杓
玄爲祭服高祖入關旣因秦制世祖擬英雄之略摠
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祀后土登
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
匹以幸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楊雄所謂瓊
天狼之威弧張曜日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
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軛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
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
用備明帝採周官記禮更服衮章天子冠通天而佩
玉璽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儼略而

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
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爲景
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
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
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王金象革木等路是
爲五路金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爲楯文三十
輻法月之數重轂二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
繫兩軸頭謂之飛鈴金薄繆龍之爲輿倚較輕重爲
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告陽箭鸞雀立銜楯文畫
轅及轅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椽朱椽二十

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爲鷓翅加以金銀彫飾
故世人亦謂之金鷓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祭
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祭戟韜以黻繡上爲堯字
繫大蛙蟆幡輓長丈餘於戟之杪以釐牛尾大如斗
置左駢馬輓上是爲左纛轅皆曲向上取禮繡山車
垂句之義言不桀而能自曲

食貨

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
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
敗雖復三暉乃睽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

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產子者
復以三年之筭顯宗卽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
登稔未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
三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
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旣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
自相馳騫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
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
帝末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
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
爲關內侯云桓帝末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

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乏建寧末和之初西
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
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冲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
年南宮灾延及北關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
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卽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
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
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
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
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
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
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
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
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
又錢無輪廓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
臨洮及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又
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代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
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
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
豆爲饑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
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饑者人皆泣

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儻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饑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金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闈蕩滌百官披荆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摺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榘棗表術戰士取給羸蒲魏武於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王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

淫於宮籟百僚編於手後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
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
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大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
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
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未耨之所
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
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才世屬升
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
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
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未寧之初洛
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
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
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
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烟饑人自相啖食愍皇
西宅餓饑弘多斗米二金死人太半劉曜陳兵內外
斷絕十漣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
渡江軍士草創蠻陬賧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
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
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五行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
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
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
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
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
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
垂訓然則河圖與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表裏
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
陰陽效洪範之備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

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六傳其言五行庶徵備
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
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
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
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
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
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
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
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
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

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宵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

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平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盖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

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
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
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
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
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徒青衣於
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况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
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
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
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
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

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
知將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
不汗宮掖不爲增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
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
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
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
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
爲簡惠仰昭天睭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
而久立及晉圖南徒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
江左無外蠻貊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

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僭迷不聞可敗晉之綱
紀大亂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八終

